

读者参考

丛书

广采博摘



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高风亮节的续范亭
日本天皇明仁的婚恋史
霍英东其人其事
中国涉外婚姻大世界
一份全国“性文明”调查报告

学林出版社

目 录

致读者	3
我读《读者参考》	4

出国留学潮立体透视	89
房屋中奖者的悲喜剧	93

天 下 事

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5
谋刺陈毅市长的特务刘全德落网记	17
洗劫圆明园强盗的自供状	20

人物春秋

高风亮节的续范亭	21
爱国老人马相伯的一生	26
霍英东其人其事	29
朱明瑛所走过崎岖和坎坷的道路	35
日本天皇明仁的婚恋史	41
美国著名影星保罗·纽曼——封底人物简介	41

调查与研究

一份全国“性文明”调查报告	57
新时期十年青年思想及行为演变轨迹	64
退而不休七百万	67

社会透视

中国十年涉外婚姻大世界	70
-------------------	----

新论点·新见解

物质并不一定是抽象的	97
相对绝对交替论质疑	98
反映定义新探	98
哲学教学须澄清十点理论是非	99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名称要改为“社会主义学”	99
“德育教育”的提法不科学	100
“美育教育”提法欠妥	100
文学史不需“重写”	100
论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的意义	101
还商鞅变法以历史本来面目	102
“三年解放战争”的提法不准	102
《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段话被误解	103
《九歌》新解	104
“劝学”新解	105
苏学重评——高尔基晚年创作	105
刘邦：朱元璋并非平民皇帝	106
曹操不是三国时期人	106
诸葛亮摇的应是“毛扇”	107
同治皇帝死因新说	107
李秀成“供词”新见	108

左丘明为什么可称“左丘”	108
柴可夫斯基死因新说	109

新考证·新发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语出于谁	109
谁先提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口号	110
李白故里在江油	110
夏朝存在确有文字依据	111
元谋人距今 170 万年	112
埃及金字塔不是陵墓	112
将改写中华民族远古文明史的 重大发现	113
上海县发现马桥古文化	113
甘肃又发现三幅“玄奘取经图”	114
我国一万年前的陶器残片出土	115
中国学者发现世界最早纸币	115
山东临沂竹简中发现唐勒赋	116
河南驻马店发现一套珍贵微型 古书	116
陕西明版佛经封面秘密被发 现	116
鄂发现明代帝王《钟祥显陵乐》	117

哥伦布身世新发现	117
科学家发现最大星系	118
天文学家发现第二个太阳系	118
深沪海底古森林遗址被发现	119
阳陵丛葬俑坑堪称艺术奇观	119

百科知识

“国际新闻”是怎样来的	119
语言称谓种种	120
“足下”、“陛下”、“阁下”及 其相关称谓	122
书信的别称	123
结婚纪念称谓	123
现代家庭中的“家庭档案”	124
婚照上为何男左女右	124
如何预测聪明度	125
我国标点符号引进与推行小 史	125
间隔号“·”远不止两用	126
莫把“九州”作“九洲”	126
请勿将“潢”错成“璜”	127
中国最新人口资料	127
我国目前有姓氏 3050 个	127
人体的趣味数字	128
回族为何“马”姓多	128

欢迎订阅机莫失

《读者参考》为读者，传播信息和知识，
启迪思考扩视野，欢迎订阅机莫失。

致 读 者

当本书出版之日，正值举国上下欢度春节之时，在这送旧迎新之际，我们首先向广大读者道一声感谢！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尽管步履维艰，但总算站稳脚跟，并在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而且越走越宽广，这其中就有你们的帮助和支持。当时《读者参考》的前身《编辑参考》，因长期亏损而停刊后，由于你们大声疾呼和大力支持，才起死回生。为了使改版后的《读者参考》能够生存，有些单位不仅自己有意多订，而且还义务发展订户；有些单位订数一增再增，已达到人手一册，……这使我们深深为之感动并感到责任重大。

原来的《编辑参考》本没有封面，记得在改版为《读者参考》时，出版界的老前辈赵家璧先生提出：“不要赤膊上阵，给它穿上一件朴素大方的外套”，近两年来我们是这样做了。但如今许多读者对此已不再满足，故从今年起，封面用铜版纸彩色精印，让读者从内容到形式对它更喜爱。

由于种种原因，今年仍以系列丛书出版，全年六种，依次为《广采博摘》、《广闻博见》、《广阅博览》、《广汇博集》、《广选博辑》、《广荟博萃》。

本丛书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也欢迎集体、个体书店经销。读者如需订阅，可与当地新华书店联系（详见《上海新书目》第222期），也可来信索取订单向本编辑部订阅，时间不限。目前，《读者参考》1990年合订本已出版，每本10.50元（含邮费），需要购买者，请速汇款邮购。地址：上海文庙路120号。邮政编码：200010。电话：3779028

学林出版社《读者参考》编辑部

我读《读者参考》

编者按：最近，在征订1991年度《读者参考》期间，许多读者在寄订单回单时，附来热情洋溢的信，有的还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这里登载的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刘培康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盛巽昌同志的来信就是其中的两封。

朱思敬同志：

感谢经常送书给我。《读者参考》能坚持至今，实非容易。尤其是该丛书信息量大，所选材料颇有吸引力，读后增长见识，因而受到欢迎。

兹附上人民币拾壹元，请代订一份，寄至局内我收即可。拜托了。
敬礼！

刘培康

1990.11.16

思敬同志：你好！

多次收到你主编的《读者参考》，深以为谢。此丛书在你主持下，得以生根、开花，为文摘别开生面，亦为文摘学研究提供素材，诚为可喜，愿意此中采编等经验如予总结，上升为理论，必能为今日和未来的文摘作出贡献；此其时矣，未知以为然否。

《读者参考》的一大特点，是材料选择不仅适时应景，为诸家需要，主要的还是有稳定性，科学价值，故有长期保存之必要，读后再读，老年人如获新朋，青年人亦自可不厌，且收集内容，雅俗共赏，老小咸宜，其辐射之广，不同层次文化程度者均可阅读，由此获得共识，故也为沟通、交流不同文化、职业、年龄者之情感和语言之良友也。除此，此丛书的编排技巧亦有新意。我对它还有兴味者，尚有二：一是正文用新五号宋体，文字密集，不浪费纸张；二是大三十二开本，易于与其他书本并列齐肩。由此格式与内容合璧，可谓相得益彰，故实为文摘读物中之上品。除此之外，我意还可更上一层楼：

(一)多增加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自编，也可以汇编，也可以从书籍中寻取，比如前几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写的影响世界一百个名人，国外报刊评定世界有影响的二十部书；又如三十年前，甚至建国前出版物中有关材料也可考虑。当然这些只能是极小比例，目的也只是点缀品种、锦上添花而已。如可，这些文字可排六号宋体。其实这项工作，《中外书摘》、《上海滩》等家都已有不同样式表示，亦不为奇了，无非在资料方面多补充而已。

(二)文摘范围似乎还可广些。最近我看了报刊增订目录,有些期刊报纸,不要说普通读者,甚至中小图书馆也难见到,诸如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也可考虑。

(三)增加弘扬中华文化角度的内容。这方面既有一定学术色彩,又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使读者从中获得真灼,诸如对于诸葛亮“三顾茅庐”所在地,虽然上海研讨会已由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教授作了科学断定,但近日我读《南阳论坛》仍有相佐观点和凿凿材料,如能摘录同时并列,大有好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 盛巽昌

1990.12.5

天下事

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著名作家叶永烈所著《红色的起点》一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三十万字的篇幅,丰富、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笔,按追寻、前奏、酝酿、初创、响应、聚首、成立、锤炼、尾声九个章节,详尽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前后后,读来引人入胜。作者为了写此书,历时一年半,走访了许多地方和有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档案、回忆录、访问记和人物传记,并进行比较研究,剔除虚假,力避误区,尽量做到史实准确。它可谓是数十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第一部长篇力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特将该书中的第六章“成立”摘编如下,以作纪念。

法租界望志路上的李公馆

在朦胧的暮色中,座落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那一幢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子的后门,不时闪进一位位客人。这幢房子,人称“李公馆”,寓主李书诚,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元老,李汉俊的胞兄。此时,他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

本来,名为“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一大”大部分代表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里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烦,一网打尽,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

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那里离博文女校又近。

于是，在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子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又一个走进了李公馆的后门……。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十五个人。晚八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操德语韵、英语的，说俄语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远洋海轮、长江轮船、坐长途火车，十五位代表终于头一回聚集在一起。按年龄大小为序，他们依次为何叔衡、马林、董必武、李汉俊、陈公博、李达、毛泽东、包惠僧、陈谭秋、周佛海、张国焘、王尽美、尼科尔斯基、邓恩铭、刘仁静。

餐厅里点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子四周放了“一打”——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两对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二十四岁的他，比那三十一岁的李汉俊活跃，富有交际能力，主持大会。李汉俊是主人，反而没有主持会议。

张国焘在报告了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谈了四点意见：

“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正在发挥他一技之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

一个东方战友。”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他的东方战友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马林非常强调地指出：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共的代表们在捉摸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不言而喻，马林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当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鼓起掌来。

马林还说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说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毕之后，尼科尔斯基致辞。

大约由于语言关系，也由于毕竟年轻，尼科尔斯基致辞很简单。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大概这番话给中共代表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至后来误传他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尼科尔斯基讲毕，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的后门时，黑黝黝的夜如墨染一般，这是中共“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一次会议。

一番又一番激烈争论

七月二十四日，在第二次会议上，会议的气氛，起初是平静的。各地的代表汇报着各地的情况，如同一根根平行线似的，没有交叉，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唯一的一次发言。他言语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平行线交叉了，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决定。他以为目前中共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以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有个长处，当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之后，他并不坚持。

关于中共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2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共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的，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科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共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作部长、省长，一股

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

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第一篇回忆文章，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便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的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篋，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便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便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逛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共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

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钉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钉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即今汉口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也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7时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后来据他自己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7月31日早上7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624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冒着黑烟的蒸气火车头拖着一节节车厢，在沪杭线上行驶了将近三个小时，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下车后，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鸯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先在那里开了房间，为的是担心当天会议不能结束，有个过夜的地方。

王会悟像个熟练的导游小姐，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便请鸳

鸢湖旅馆帐房先生代订画舫。画舫，是文人们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

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帐房先生笑了一下。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定好了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

见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几位“船娘”上前吆喝：“南湖去哦？坐我的船！坐我的船！”

“我们定好哉！”王会悟连连谢绝围上来的“船娘”。

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从船头穿过小巧的前舱，便来到宽敞的中舱。

这中舱虽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坐上去还是宽敞的。

舱里金碧辉煌，就连每一根柱子上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刻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四字，两侧对联为“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林阴场月”。碧绿的波光从窗口射进舱内，轻风吹拂，好一个清凉世界。

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哼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笑了。

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甩掉了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的湖面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一尘不染，令人心旷神怡。

湖上的游船不算很多。偶尔有画舫从近处经过，传来留声机的歌声，代表们便哗哗洗起麻将牌来。

将近中午，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斗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马林不在场，又缺了常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的过程不像往日那么激烈，十分顺利地进

行着。

中午时分，一艘小船驶近靠上大船。船娘递上好几只竹编的大笼屉，里面是刚从鸳鸯湖旅馆送来的饭菜。

这时，船老大把圆桌面铺在八仙桌上，十来位代表正好坐满一桌。

南湖的鲢鱼、蟹、虾，味道鲜美，代表们一边吃，一边称赞着。

饭罢，大船靠近湖心岛，代表们漫步在烟雨楼，稍事休息。

接着，会议又在船里举行。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后来分别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从苏联转来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英文稿和从俄文稿还原译成中文，并无太多的差异。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英文稿和俄文稿都缺少了第十一条。

现据俄文稿，全文照录于下：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 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 联合第三国际(引者注：即共产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的地方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

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这个党纲，便是中共“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看得出，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中所通过的党纲，存在着疏漏之处。除了第十一条空缺——很可能是因为引起争论，一时相持不下而删去，却又来不及补上合适的文字，第九条、第十三条中所提及的“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实际上“下面”没有提及。很可能也是因为引起争论，删去了“下面”的条文，以致造成前后文不衔接。

尽管仓促成文，这个党纲是中共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共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接着，在南湖的那艘画舫里，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其中第六部分全文如下：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

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起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篇宣言未曾传世，迄今未能找到。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共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共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就在选举着手进行之际，湖面上忽地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

代表们收起了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

“突、突、突”声由远而近，果真是一艘汽艇，不过，汽艇从画舫一侧掠过，并未前来找“麻烦”。事后知道那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与警察局无关。

一场虚惊过去。选举继续进行，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属。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

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六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至于当时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15位成员，后来有的前进，有的落荒甚至叛变了。该书采用“T”字形结构，对此也作了详尽介绍。